

一、污名

那是入冬以來罕見的晴天，午後陽光正熾，我們就著暖暖的草皮席地而坐。我說，南部好熱喔，不像台北，冬天總是又濕又潮，討厭死了。

「是喔，」她說，小小的臉尖尖的，嘴唇抵成一條線，看起來有點嚴肅。

我小心翼翼地開始探問，斟酌著每個問題，深怕一個不經意的眼神，一個不恰當的用語，明明是善意，卻造成她沉重的負擔。聽障的她被性侵多次，那是個哀傷到了極點的故事。[註 1](#)

她的口語表達能力極好，只有少數問題才需要筆談。聊了一會後，我問她，一直談這些，你會不會不舒服？如果不舒服的話，一定要跟阿姨講喔。她搖搖頭說，還好啦，有著超齡的成熟與淡定。

「我們可以聊些別的呀，你覺得呢？」我說。

「那要聊什麼？」她瞪大眼睛，好奇地看著我。這時，她總算像個十六歲的少女了。

「你想聊什麼？」

她歪著頭想了一會：「我可以跟你說一件事嗎？」

「可以啊！」

她告訴我一段正在進行中的戀情，興奮的臉龐紅撲撲的，眼睛還閃著光。那麼熾熱的愛戀，那麼糾葛的情緒，聽得我目瞪口呆，我有點希望她不要再說了，她卻不想就此打住。凝視著她美麗無瑕的臉龐，令人無力招架的笑容，我想像男人見了她，總是又舔舌頭又吞口水，像是在玩味嘴裡的糖漿.....

我不能再想下去了，情緒到了舌尖脫口而出：「你要懂得保護自己，知不知道？萬一發生什麼事的話.....」她急急打斷我，笑著回應：「不會啦，你放心，我知道怎麼樣不會生小孩！」有那麼一秒鐘，我覺得她像是在取笑我的天真。

遠方傳來聲聲呼喚。我指指她的後方說，ㄟ，有人在叫你了。她用手肘撐住身子站起來，拍拍沾在褲子上的泥巴，把食指放在嘴巴上，示意我什麼也別說，一溜煙跑開了。

看著她的背影，我不覺憂心忡忡。人生經過那麼多波折，擁有甜蜜的爱情，一直是她的心願。如今她總算如願以償了，為什麼我卻高興不起來？這樣的感覺我說不上來，也難以解釋。

直到看了《鐵肺人生》，才發現了令我困惑的原因。這部片子紀錄美國詩人馬克·奧布萊恩（Mark O'Brien）的故事，他因小兒麻痺導致脊椎扭曲變形，無法自行呼吸，必須躺在金屬圓桶狀、有如鐵肺的負壓器，才能維持生命。但他不甘人生只是如此，他渴望擁有更多，包括性愛。三十八歲那年，他透過性代理人（sex surrogate）的協助，享受了魚水之歡，也找回身為（男）人的自信。

一個四肢癱瘓、隨時隨地與死亡角力的人，為什麼對性如此執著？難道沒有了性，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意義？後來我讀到他一篇文章，道盡自己對性的焦慮：

「即使我已經不再與父母同住，我依然活在他們隨時就在身邊的感覺，還有他們對情慾、尤其是對我的情慾的否定之中。我想像他們有著知道我正在想什麼的恐怖能力，渴望見到我有任何行為差池，就可以懲罰我。

每當我有性慾、或是想到有關性的事，就會覺得受到譴責並感到罪惡。我的家人從來不在我面前談性。我從他們身上學到的態度，不只是有禮貌的人從來不思考性，而是沒有人會想到性。除了家人以外，我不認識任何人，這樣的標準對我有很深的影響，讓我以為人們應該效法芭比跟肯尼那種『健康』的無性狀態（asexuality），假裝我們的身體沒有『下面』...我渴望被愛，渴望被擁抱、愛撫、珍惜...但我懷疑自己是否不配有人愛。」註2

世界讓奧布萊恩以為慾望很下流，而他努力想找出如何在世界立足的方法。

這樣的告白是如此真實，又如此坦白，不免讓我想起了聽障少女。她的不幸際遇，我是同情的，而這樣的同情隱含了她必須是天真無邪、未經世事，也就是沒有慾望的，彷彿如此才能讓她的受苦具有正當性。但初熟迸裂的青春終究是壓抑不住的，她對身體的醒悟，對愛與被愛的渴望，就跟我們每個人一樣，既然如此，為何她陷入熱戀卻讓我不安？這樣的不安，除了擔心她再度受害，是否也與她追求慾望的態度不符我對「聽障」、「受害者」虛弱而蒼白的想像？

我聽不少社工及特教老師說過，障礙者因性衝動導致不當的身體接觸、強凌弱的暴力相向，為避免性侵而摘除性器官等現象始終存在，只是有的情況不算嚴重，有的顯露程度不足以引起注意，如此而已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我們的教育體系、社福機構及社會輿論，向來視障礙者為無性、或去性別的存在，為了照顧方便，一律短髮、睡通鋪、集體更衣、集體洗澡；為免觸動他們的慾望，從不認真宣導性教育，更遑論提供解決性慾的方法。若是性致來了，怎麼辦呢？就睜一隻眼，閉一隻眼吧。

障礙者的慾望一直有道密密的封印，我們拼命阻擋它被揭開，以為只要牢牢守住這道防線，就可化解原始的七情六慾。但是，身體不說謊，慾望自會尋找它的出路。

幾年前，苗栗縣某教養院傳出院長凌虐院生的消息，院長竟義正詞嚴地說：「這些院生有性衝動，不打不行啊，他們有的還會到處亂咬，就跟狗一樣。我是在矯正偏差行為，不是在傷害他們，而且每次處理完，他們就會正常一陣子，家長都很感謝我...我這是正常管教耶！」註2

忘了在哪裡看過一句話：慾望不髒，慾望其實很痛。

天生沒有四肢、堪稱勵志模範的乙武洋匡遭踢爆背叛結縭多年的妻子，與數十名女性發生不倫關係，立刻引發各界撻伐。網路酸民說他「股間不滿足」、「下體不滿足」、「五回不滿足」，名嘴毒舌更批評：「沒有腿也能劈腿，沒有手也能把妹，讓人重新思考男人到底需要什麼才能讓女人愛上，這我真的不懂。」

這樣的說法，讓漸凍人胡庭碩十分不以為然，他向名嘴喊話：

「我是一個人，只是比起你，我多了身心障礙者這個身份。非常難過你用『天啊！身心障礙的人憑什麼讓他人愛上，身心障礙的人憑什麼可以經營許多段情愛關係』。這樣的隱含歧視，發表來羞辱身心障礙者族群地位.....對於我們，就是再一次被幼稚化、無性化、無能化。也就是你們一次次的論述，我們才被視為：不能成為完整的人.....」註3

生理殘缺分明只是中性的現象，然而隨之而來的污名，卻讓障礙的肉身成了驚駭、脫序與罪惡的化身，而外界對障礙者的性淪於窺探、獵奇式的凝視，更讓他們的慾望在這樣的凝視中，被蓄意地貶抑與踐踏了。

我們總假設身體是完美、沒有缺陷的，至於眼睛看不到、耳朵聽不到、缺手斷腳或智能缺陷，則是「異常」或「畸型」，從「上輩子做了壞事」、「母親欲求不滿」到「個性古怪」、「意志力薄弱」，各種蠻橫粗暴的偏見撫拾即是。如今惡意的成見減少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溫情的保護主義，把障礙者限縮在弱小、虛弱、天真、無知的框架之下，這些特徵稱不上「異常」，但仍與「正常」有所區隔。因此，只要障礙者表現出「正常」的性渴望，就是違反「正常」與「異常」的界線，而這對要求正常、渴望安全的社會來說，是難以接受的。

障礙是個人的不幸，如何面對這樣的不幸，則反映了社會看待障礙的態度。這是集體價值與文化共同編織出來的心靈黑洞。

美國障礙倡權者史黛拉·楊（Stella Young）說，障礙者的人生有如「勵志色情書」（inspiration porn），重點不在於他們有何傲人成就，而在於他們的缺陷，用來激勵人心懷感恩，慶幸自己多麼健全。楊認為讚許「殘而不廢」的態度隱含的是障礙者做不到一般人做得到的事，如果做得到的話，就是奇蹟；他還批評罹患罕病的滑冰選手斯柯特·漢彌爾頓（Scott Hamilton）的名言：「生命中唯一的障礙，就是負面的態度」〈“The only disability in life is a bad attitude.”〉，楊以為，障礙者再怎麼樂觀進取，也無法使眼前的樓梯變成斜坡，讓輪椅族得以通行，換言之，障礙者的障礙未必是他們的身體，而是社會文化的觀念。註4

所以，我們可以接納義肢登山選手、輪椅舞王舞后、顏面傷殘模特兒、四肢全無的成功楷模，卻無法想像他們需要性，跟我們沒什麼兩樣。

性是難題，也是禁忌。障礙者渴望身體的溫度與愉悅，卻被不公平的觀念給捆綁，猶如被囚禁在幽黯的國度裡，永遠見不得天日。文學、電影裡的愛與歡愉，隱隱地放著光，就像對面大樓裡的燈光，有如另一個世界。那是什麼？障礙者不清楚，但他們知道自己沒有；他們希望自己可以有，為什麼竟如此地艱難呢？

回顧這一切，我不得不為這麼巨大而真實的痛苦感到駭然，從而對人性之滄桑心生憐憫，悲從中來。

註1：見《沉默---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》，陳昭如，我們出版社，2014

註2：〈On Seeing Sex Surrogate〉，Mark O'Brien，《The Sun》174期，1990年5月

註3：「毫無悔意！周本錡虐打院生惹眾怒 立委揚言廢院」，社會中心綜合報導，東森新聞，2013年10月8日 <http://fashion.ettoday.net/news/279532>

註4：「宅神酸沒腿也能劈腿 漸凍人也怒了」，盧麗蓮，《蘋果日報》，2016年03月25日

註5：摘自史黛拉·楊在TED的演講

https://www.ted.com/talks/stella_young_i_m_not_your_inspiration_thank_you_very_m